

## 第一章 接管

盡管戶外的夜晚寒意逼人，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總督察的辦公室裡，空氣卻被熱水汀烤得火熱。總督察布魯斯(Clarence Dalrymple Bruce)脖子上汗晶晶的，湛藍的眼珠佈滿血絲，眼袋現出青黑的痕跡，平時刮淨的胡子已有兩天未修，顯得又縷又密。在他的辦公桌上，兩台烏黑的電話機旁，青邊瓷盆瓷杯裡殘留著嚼剩的火腿三明治和殘留的紅茶，氣味濃烈的古巴雪茄煙蒂散落在玻璃煙灰缸內外。時間已過午夜，桌上的台歷仍然翻在昨天的日子：公元1911年11月5日。

就在10小時前，距離中央巡捕房南面4英裡的高昌廟地區響起一片激烈的槍炮聲，緊急著，數團火球，一團比一團大，飛上夜空，照亮了南黃浦江面的粼粼江水。幾個小時后，消息傳來，大清在上海的最后一個軍事據點江南制造局失陷，以同盟會，光復會，上海華人商團三股力量組成的革命軍宣佈上海棄清獨立。從那一刻起，總督察布魯斯通宵達旦沒有離開過中央巡捕房，聽取各巡捕房分部的匯報，緊急處理大局突變下出現的種種危機。

布魯斯站在辦公桌前。他身材高大魁梧，佩著銀杠肩章，公牛般粗的脖子，一望而知是一個力大無窮的人。他的手指卻又細又長，好像小提琴家的手接在拳擊家的手臂上。從他一絲不苟緊扣的警服領子上看得出他過去的軍人生涯。

布魯斯來自軍人世家，1862年生於蘇格蘭的北諾威克，父親是皇家炮兵上校。布魯斯在20歲時畢業於皇家軍事學院，以中尉軍階加入威靈頓第33團，駐扎在印度。1900年赴中國天津解救被義和拳包圍的外交使團時負傷，榮獲龍旗勳章。

他目光堅毅，正在聽取副督察長約翰遜(Alan Hilton-Johnson)的報告。

約翰遜的相貌剛好跟他的上司形成強烈反差。約翰遜身材矮小，略微發胖，故意

留長的胡須像圍巾遮住又短又細的脖子。他的濃發被警帽壓低到碰上眉毛，好像在警帽裡另外戴著一頂絨線帽。

副督察長約翰遜就像是一架自喂的情報吞吐器，不用加料，有問必答，把最近一小時裡從各處得到的情報，和之前得到的情報，連接起來，拼成一幅讓上司布魯斯看到正在不斷充實延長的治安圖片。

首先要報告的是，大清逃官紛紛進入租界避難。他們中有上海道台劉燕翼，鬆江知府戚揚，上海知縣田寶榮，江南制造局總辦張士行，以及武昌地區被革命軍趕出來的大清地方官。這些官員，有的正在準備離開上海，登上洋輪，逃往北方；有的看起來將在租界長住下去；有的是為尚未離開職守的其他官員來租界打前站。

接下來報告的是，正在出現的敲詐搶劫。李鴻章家族的丁香花園被150名南洋公學學生佔據，要求李家交納50000兩銀子資助革命軍。因在租界界外，屬越界筑路的地面，巡捕房無法干涉。

華界城廂內所有寺，廟，庵，都收到向革命軍捐款的通知，不捐款的將派革命軍駐扎。

租界內華資銀行或錢庄因怕勒索，紛紛醞釀停業。

一股40人的革命軍騎兵企圖劫走火車北站的糧食，聞北巡捕分房的巡長下令接管北站，他的巡捕部下正在和那股革命軍荷槍對持。目前並不清楚那股革命軍是自由行動，還是聽命行動。

“有什麼黑道團伙火拼事件嗎？”總督察插問。

副督察有問必答。“販賣鴉片的潮州幫，因為貨源穩定，賺翻了，所以最近很安靜。包攬蔬菜的團伙，因為下了幾次霜，收成不好，有過幾次小沖突，目前還沒有發生因爭奪蔬菜殺人傷命的事情。需要聽些市民們對黃包車夫最近漲價的抱怨嗎？”

總督察做了個讓副督察回到治安方面繼續報告下去的手勢。

據報，有50名滿洲皇族敢死隊坐日本船“通濟丸”在儀和碼頭上岸，號稱是專門找革命黨尋仇來的。

靜安寺路12號紅十字會醫院，有一批女革命黨人以護士身份住在那裡，其中幾個疑與法租界最近的炸彈案有關。

《天演報》謊報會審公廨監獄裡的華人在押犯不滿洋人監管牢房，群起反抗，發生暴動。分區巡捕房已向《天演報》社發出警告，不得發布煽動性的不實報導。

不知是出於惡作劇還是要存心擾亂人心，租界出現多起失火的假警報，每次都招來消防局的消防車和記者。到處都是記者，分不清他們在報導災難，還是在編造災難，或兩者皆有。

浦東華界的巡警兩個月沒有領到薪餉，大都離職，或加入革命軍，監獄中無人供飯，犯人自行釋放，四處流散，有的已進入租界覓食。

中華共和建設會籌備會在九江路128號衛生旅館召開。

九江路有人挂起“打倒滿清政府”的橫幅，下面張貼制造炸彈和使用炸彈的說明。還有人散發革命軍招兵的傳單。對於這些招貼，巡捕房需要有應對的章程。

“隻要不是固定貼告示，可以允許。”

租界巡捕隊伍也出現波動。兩名巡捕房華捕（第446號和857號）棄職，參加革命軍。離隊時，他們煽動其他華捕同事跟他們一齊行動，幸虧副督察約翰遜率印捕及時趕到，阻止嘩變的漫延。阻止的過程中，雙方都拔槍相向。

“巡捕中有沒有傷亡？”

“沒有，盡管我的腦袋后面感覺到子彈穿過的氣流。”

總的來說，24小時裡的形勢發展，用最樂觀的話來總結，就是一片混亂，底線不明。

聽完約翰遜的報告，布魯斯說，“走，到大辦公廳去”。

大辦公廳裡照明良好，牆壁以齊肩高的一條線為界，線以上漆成白色，線以下漆成

綠色。給人以干淨而呆板的感覺。牆上挂著一幅表明警力部署的地圖。房間的中央，一張鋪厚綠呢的會議桌旁，坐著幾名巡捕房的華印探子。他們是巡捕房的精英耳目，熟悉租界裡各行各業的內情，因此個個自名不凡，擺出無所不知的架子。布魯斯和約翰遜走進大辦公廳的時候，這些探子正在抽煙或打盹。

布魯斯需要這些探子們的反饋，結合約翰遜的報告，隨時更新在公共租界主要街道上的警力部署，並且把這種更新反映在牆上的那幅插滿彩色小旗的地圖上，以備英國總領事法磊斯(Everard Duncan Fraser)前來檢查。

凌晨2點，法磊斯總領事身著整潔雅致的咖啡色西裝，來到中央巡捕房大辦公廳。和他同來的還有工部局總董戴眼鏡的美國人德格雷(Harry De Gray)，本月駐上海領事團值星主席身高6英尺的比利時總領事薛佛(Siffert)，長著招風耳朵的法蘭西總領事喇伯第(Lapadere)，皮膚黝黑的美利堅領事維禮德(AMOS Wilder)，和精瘦的法租界警務處總監麥蘭(Mallet)。

時年52歲的法磊斯總領事跟布魯斯簡短寒暄后，在綠呢會議桌的主座上坐下。他帶來的客人們在會議桌右側，布魯斯帶領巡捕房的精英在會議桌的左側，分別就坐后開始了駐上海領事團和工部局巡捕房的聯席治安會議。

首先，領事們參照牆上的地圖，聽取總督察布魯斯對上海發生反清暴動後，一天以來租界各處治安方面發生的變化。

然後，法磊斯總領事向巡捕房通報了領事團通過軍事和外交途徑得到的情報：

為攻下江南製造局，革命軍招募400新兵，其中士兵每月餉銀為2兩，4名領頭的每月餉銀為100兩。

工部局董事，德華銀行大班費格報告革命軍代理人 and 德商洋行已做成購買10000支槍的交易，在青島交貨，請德華銀行作信用擔保。領事團已要求暫停交易，直到革命軍隊對保護租界的治安作出承諾。從槍支的數字可以看出革命軍目前的規模。

大清上海知縣田寶榮將會審公廨的訴訟人所存5000兩交保銀子提走，造成會審公廨運作中斷。

革命軍正在籌建新的最高權力機構滬軍都督府。根據內部透露，可能的成員為，剛從江南制造局脫險的陳其美為滬軍都督，開北水電公司總經理李平書為民政總長，留學英國的前大清駐美大使伍廷芳為外交總長，信成商業儲蓄銀行協理沈縵雲為財政總長，日本早稻田大學法政科畢業的蔡寅為軍法司長。

駐滬領事團已收到革命軍措辭強硬的照會，要求引渡逃入租界的前大清江南制造局總辦張士行以及他卷走的70萬兩銀子。

漢口地區，袁世凱的清軍大敗黃興的革命軍，漢口租界受到得勝的大清軍隊大規模洗劫。

“這個世界從來就不是十全十美的。”法磊斯總領事結束通報，把話題轉到更高層面的動向。“鄙人是英國駐上海第十六任總領事，也是在上海第二位面臨大量中國武裝人員隨時可能入侵租界的英國領事。第一位是50年前的麥都思總領事，在他的任期內，長毛到了徐家匯。而這一次，革命黨佔了南市閘北。面對這種局面，我們需要勇氣，但是光憑勇氣夠嗎？一條狗也是有勇氣的，如果我們像狗一樣勇敢地朝這些革命黨吠叫，隻會惹惱革命黨，引起他們入侵租界。結果，上海租界就會遭遇漢口租界一樣的浩劫。這種結局，我想在座的各國同僚都是想避免的。對嗎？”

在座的領事們和巡捕房精英有的點頭，有的無動於衷，顯然對法磊斯的意見反應並不一致。

法國領事喇伯第覺得這是一個表現法國人比英國人更有膽量的機會，他側過身子對坐在同一邊的領事們說：“聽了法磊斯領事的報告后，請允許我再告訴諸位一件駭人聽聞的故事。前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干兒子湖北提督張彪退休后住在法租界，兩個禮拜前，他收到革命黨的恐嚇信，要他交出10萬兩銀子資助反清革命，否則就要殺死他。而遞交恐嚇信並

威脅要按信裡執行處決他的，就是張彪他自己的親生兒子！這些中國人，平時是這個星球上最膽小怕事的民族，但是一夜之間，吞下革命的迷藥，變成最無法無天的原始人。對於他們，鼓起再多的勇氣也不過分！”

“請問貴國在黃浦江上有幾條軍艦？”法磊斯壓低聲音問。聲音雖低，桌旁的大家對這句話都聽得很清楚。

“一條。。。沒有。”喇伯第的臉從脖子漲紅到招風耳的耳尖。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現實，”法磊斯總領事提高音量。“今天，西方列強在黃浦江上隻有英艦‘紐卡斯號’（Newcastle）一艘軍艦。而根據革命軍購槍的數量推算，租界外邊有1萬名以上的革命軍，黃浦江裡還有三條挂白旗的大清魚雷艇，隨時可能加入革命軍的行列。”

“總領事，我們向大英亞洲艦隊發去的求救電報有回應嗎？”巡捕房總督察布魯斯焦急地問。

“大英亞洲艦隊已經命令海軍陸戰第四團從香港北上。但是，不要高興得太早。這支陸戰第四團首要任務是保護漢口租界。在陸戰團有余力支援上海之前，我們必須選擇走兩面路線，才能避免上海租界重蹈漢口租界的戰禍。這點上，我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共識和支持。”

“法磊斯總領事，請把這個兩面路線講得清楚一點。”美利堅領事維禮德說。

“那就是懂得妥協，懂得通權達變，對大清，對革命黨，兩邊不得罪，保持中立。順便說一下，這也是鄙國外交大臣格雷爵士（Edward Grey）給我的最新指令。”

“是不是能把兩邊不得罪理解成答應革命黨要求，把大清江南制造局總辦張某連人帶錢引渡給革命黨？”坐下后上身高出其他人一個腦袋的比利時領事薛佛高深莫測地問。

“不，把張某引渡給革命黨，既得罪大清，又助長革命黨的氣焰。我說的兩邊不得罪是租界對大清的逃官，就像對待當年革命黨躲避清廷追捕一樣，給予政治犯的身份，予以

庇護。對革命黨，租界從認同民主反專制的立場出發，允許革命黨在租界游行，開會，募款，給足革命黨人面子，但是不得攜槍進入租界。這樣的話，如果滿清反扑過來，我們可請租界裡的這些逃官去聯絡消災，如果滿清一厥不振，我們跟革命黨的感情已經有了鋪墊。概括起來，兩面路線就是在文的方面盡量遷就，武的方面不要退讓，把這場中國人的內亂關在租界門外，直到陸戰第四團進駐上海。。”。

“法磊斯領事，請允許我引用貴國著名學者伯克的話，”法國領事冷笑著說。“‘從這座被謀殺的君主制的墳墓中，卻走出來一個丑陋、龐大、超出人類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這個丑陋的怪物徑直向目的地奔去，不為危險所俱，不因悔恨卻步，它無視一切固有的准則，無視一切常規的手段，誰要是對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擊倒。‘對於連父親都要殺的革命黨來說，你不覺得你的這個兩面路線有點一廂情願？”

“喇伯第閣下，革命黨的精神領袖孫文一再強調尊重列強在華利益，不管他是出於權宜之計，還是長期國策，至少眼前有七成可信。閣下講到發生在法租界的兒子要殺父親的不幸事件，是個例。從滬軍都督府的構成來看，不乏穩健人士參加，如將要和我們西人打交道的外交總長伍廷芳，就是一個通情達理的紳士。更何況，從革命黨的立場出發，他們比我們更希望有一個穩定的租界。各位知道什麼原因嗎？”

所有在桌的都反應一致地搖頭。

“錢！”法磊斯用手指敲響桌上的綠厚呢來加重語氣。“目前革命黨最急需的是錢！從剛才得到的情報來看，租界外面有1萬革命軍，士兵每月餉銀2兩，帶領100人以上的軍官每月餉銀100兩，加上購買軍火，這樣，每月至少需要4到5萬兩銀子。這筆銀子從何而來？到目前為止，革命黨是依靠南潯四象之一的富商龐青城慷慨接濟，但是長久之計，還是需要有一個穩定的餉源。一個穩定的租界，如果得到我們允許的話，意味著有一個穩定的地方可以籌餉。所以，維護市面穩定，我們跟革命黨是有共同利益的。這就是我對兩面路線行得通的根據。”

法磊斯停頓一下，從聽眾的臉色看出共識已經形成，繼續說下去：“如果對這個兩面路線已清楚的話，我想請各位把注意力放到如何使租界恢復正常生活上來，把過去24小時裡搞亂的頭緒，重新理順。”

接下來的一小時，領事們和工部局巡捕房的首領在大辦公廳的香煙雪茄的煙霧繚繞中，反復討論，試探，爭辯，最后同意由公共租界，法租界，領事團出面採取一系列接管行動。

租界武裝萬國商團將取代巡捕房接管火車北站，保證應在那裡辦公的滬寧鐵路總管濮愛德（A. W. U. Pope）能正常上班。對攜槍搭乘火車的革命軍不予干涉，但火車站的設備或貨物革命黨不得任意取走。

駐滬領事團立即接管會審公廨法庭和監獄，公廨的運作資金暫時由租界工部局墊補，保障管理近百萬人社會的司法運作不致中斷。

“紐卡斯號”派出英國士兵接管大清江海關信號塔后面的貨棧，把棧裡大清購買的軍火全部搬到水巡艇上去，請江海關沿江巡長泰勒（Tylor）看管，以免這些軍火經過民間，流入租界。

巡捕房迅速騰出新開路巡警養馬場，作為海軍陸戰第四團的過渡營地。

如果以上的行動都是針對消失的滿清政府所產生的空洞所作的填補，那麼更要傷腦筋的是建立怎樣的溝通渠道，和正在出現的革命黨新政權打交道，做到既不得罪中國內戰中的任何一方，又使租界當局能用最不傷和氣的方式解決和革命黨可能出現的任何爭端。隻有這樣，才能使租界在這場方興未艾的大動亂中毛發無損。

不過這種傷腦筋很快證明是多余的。

清晨5點，大辦公廳裡的人們還在為如何禮遇革命黨，但是不能跟至今仍承認滿清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一官方立場不發生沖突而爭論不休時，一位眼珠佈滿血絲的印度巡捕，不經通報，闖進大辦公廳。

“總督察，革命黨來了！”

“在哪？”總督察布魯斯霍然站起，撞翻椅子，粗脖子上青筋暴突。

“在門廳！”

副督察約翰遜和密探們都站起來，撞翻更多的椅子。

“來了幾個？”約翰遜問。

“兩個。”

“請各位稍候，我和約翰遜先去會會他們。”布魯斯對領事們說。

“不，我們一起去。”法磊斯和領事們都站了起來。

平時的白天，中央巡捕房的門廳常常被押進來的犯人，巡警，告密者，可憐的犯人家屬，記者，律師們擠滿，熱鬧非凡。這個時候，門廳裡卻靜得怕人。8盞60支光的電燈泡光照之下，兩個握手槍的英籍巡長和十幾個端步槍的印華巡捕，處於全副戒備狀態，形成弧形，圍住灌進陣陣寒風的打開的大門。

一個30出頭和一個40出頭，長相都很斯文的中國人站在大門前，他們都戴著水晶眼鏡。較年輕的那位身著西裝，領口露出漿燙筆挺的白領子，看上去象一個干練的洋行職員。較年長的那位留著牙刷須，身穿長袍，翻上去的袖口露出昂貴的狐皮裡子，看上去象個錢庄掌櫃。無論如何，這兩個人的外貌都很難跟在炮火中沖鋒陷陣的革命黨聯繫起來，除了那兩對在眼鏡片后的眼神。那是兩對沒有絲毫懼怕表情的眼神，那是隨時準備拼命的人的眼神，不怒自威地看著荷槍的巡捕們，以及從大辦公廳裡趕來的督察和領事們。

“請教貴姓，需要什麼幫助？”總督察布魯斯打破靜寂。

“這是我的名片，”較年輕的那位西裝華人從口袋掏出準備好的名片。

“陳其美？！”布魯斯念完名片，快速和領事們交換一個眼色。

“正是在下，剛才被推選為革命軍滬軍都督府負責人。這位是沈縵雲先生，未來的滬軍都督府財政總長。”較年輕的華人向布魯斯介紹較年長的華人。

布魯斯剛想要替大家作介紹，卻被法磊斯輕輕用胳膊碰了一下，話到嘴邊縮了回去。

“陳都督，沈總長，鄙人是法磊斯，大英帝國駐上海總領事。這幾位是租界的負責人。門廳風大，能否請兩位移駕會議廳，我們正好有事請教。”法磊斯用和大清官場客套練就的京片子，對陳沈兩人說。

“悉聽主便。”陳其美用湖州口音的中國官話回答。

“請。”法磊斯作了一個邀請的手勢。

陳沈兩人隨洋人們走進大辦公廳之前，辦事高效率的巡捕房茶房已經把大辦公廳裡的凌亂收拾整齊。陳沈剛在綠厚呢會議桌旁坐下，茶房便端來裝在銀壺裡的咖啡和茶，以及擺在銀盤裡的西式茶點。從上次會議留下來的煙味和剛送上的熱飲芳香混在一起，氣氛和門廳裡的對持有了一百八十度轉變。

法磊斯環桌向陳沈兩人介紹了到場的洋人，然後說：“陳都督在上海的義舉，打開貴國走向民主進步的大門，深得上海華界租界居民的擁護，全世界都看到了。鄙人十分敬佩。兩位這麼早到這裡來，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忙的？請講。”

陳其美看了一眼挂在牆上的地圖，對布魯斯說：“沈總長要代表滬軍都督府接管滿洲人的大清銀行，請總督察帶路。”

“總督察，你知道大清銀行在哪裡嗎？”法磊斯邊說邊遞給總督察布魯斯一個不要爽快表態的眼色。

“聽說在漢口路，現在天還沒亮，等天亮后，讓副督察先去打聽一下，回來向陳都督報告大清銀行所在，都督您看如何？”

“恐怕副督察是要去向大清銀行的滿洲人通風報信吧？”陳其美冷冰冰地說。

“陳都督不要開玩笑，租界對貴方和滿清的紛爭嚴守中立，決不偏袒任何一方。既不會向滿清通風報信，也不會強制執行貴方的接管。貴方如要接管大清銀行，可以投書通知大清銀行上海分行總辦唐桐卿先生，所以，這件事，還是等天亮以后去辦較妥。”

陳其美用疑惑而認真的目光審視法磊斯，他覺得開宗明義讓租界當局瞭解革命黨的意志很重要。“總領事閣下，滬軍都督府以什麼形式接管大清銀行，這是中國人的事情。如果用投書通知接管的方法，恐怕江南制造局到現在還在滿清手裡，而我呢，還關押在江南制造局的炮樓裡。一句話，革命黨不能擺除用接管江南制造局的方式接管大清銀行！”

大辦公廳裡的空氣沉重得像灌了鉛。正喝咖啡的美國領事維禮德不小心碰落銀匙，掉在地板上，發出的響聲，比打雷還震耳。法磊斯卻不以為然地微笑著說：

“陳都督，如果閣下不想給這場至今為止很順利的革命蒙羞，那麼還是用投書通知的方式完成接管大清銀行比較合適。因為，租界政府秉承中立原則，對滿清和貴方，一視同仁，不允許任何一方的武裝人員進入租界。”

“總領事閣下健忘了，按照條約，隻要租界當局批准，中國武裝人員是可以進入租界的。從前，滿清總督左宗棠每次訪問租界，他的武裝衛隊都可以進入租界。現在，租界當局不允許革命黨武裝人員參照先例進入租界接管大清銀行，這難道是中立？這難道是一視同仁？”說完，陳其美目光挑釁地轉向牆上的大地圖。一望可知，地圖上標明革命軍數量和陣地的小藍旗，密密麻麻，遍佈租界周圍，遠遠超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裡的萬國商團，巡捕，以及領館洋兵的各色彩旗的總和。

“謝謝陳都督的提醒，過去的先例大家都沒有忘記。但是，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陳都督此行的目的是要取得大清銀行的庫銀，接濟軍餉，對嗎？看看這張地圖上，有這麼多貴軍駐防在租界四周，聽說貴軍還在招兵，準備攻打南京，也就是需要有更多的軍餉，這才是閣下急需介決的課題。現在，請閣下聽我們告訴您一件事情，然後請閣下決定為了接收大清銀行，和我們西方列強發生不愉快是否值得。”

陳其美和沈縵雲露出很詫異的表情。

“布魯斯，請告訴陳都督，沈總長，兩天前你探到的大清銀行的情報。”法磊斯對巡捕房總督察說。

“兩天以前，貴軍進軍江南制造局之前，大清銀行已將70萬兩庫銀裝船經由小火輪運往蘇州，這是江海關的水巡長泰勒先生親眼所見。。”

“陳都督，聽見了嗎？現在漢口路的大清銀行是個空殼！”法磊斯接過總督察的話來說：“請問都督，總長，接管這樣一個空殼還能助餉嗎？如果，都督和總長真需要軍餉的話，我到是有一條替貴軍籌餉的建議。”

陳其美瞪著法磊斯一言不發，沈縵雲模稜兩可地點點頭。

“隻要貴方承諾不經工部局或公董局批准，不攜帶武器進入上海兩大租界。我們立刻開放貴方進入租界宣傳革命，向民間募款，購買軍用物資。目前，租界裡很多華資銀行錢庄怕受貴軍搔擾，紛紛歇業。巡捕房明天挨家挨戶去保證安全，叫他們復業。此外，工部局總董德格雷先生（指指戴眼鏡的那個美國人）剛才向我保證，對願意重新開業的華資錢庄有特別獎勵。匯豐，麥加利，花旗，德華銀行將中止去年橡膠股災后拒收華資錢庄庄票的政策，恢復接受華資錢庄庄票，增加流通現金，保障租界商市正常運行。陳都督，總長，兩位覺得我的建議可行嗎？”

辦銀行出身的沈縵雲聽到那條接受華資庄票的特別獎勵，喜上眉梢，連忙向陳其美耳語。三言兩語后，陳其美臉上露出進入巡捕房后第一片笑容。

“我代表滬軍都督府接受閣下的建議，請問這份建議何時生效？”

“巧得很，上海兩大租界的負責人都在這裡。喇伯第領事，您對我剛才的建議沒有異意嗎？還有其他幾位領事閣下，總董先生，都沒有異意嗎？太好了，陳都督，沈總長，我剛才的建議從此刻起生效。布魯斯，叫茶房送香檳酒來。。。。”

“不忙，不忙，”沈縵雲用濃重蘇州腔的中國官話講，“既然此刻起生效，有件事請巡捕房馬上幫我們辦一下。”

沈縵雲說完從皮袍袖袋裡掏出一張信封，遞給布魯斯。

布魯斯打開信封，從裡面抽出一張銀行存單。

沈縵雲在旁邊解釋，“這是民間團體中華共和建設會籌備會存在中國通商銀行的3萬兩銀子，已經捐給滬軍都督府。中國通商銀行這兩天歇業，我們無法兌現，請總督察現在就去中國通商銀行，叫他們復業，讓我們取銀子。”

在座的洋人們知道中國通商銀行是10多年前由滿清招商局總辦成宣懷牽頭，先為官商合資，后以商股為主的第一家華資銀行。既然剛剛答應要叫租界裡的華資銀行錢庄全部復業，那麼為了表示誠意，替陳沈兩人跑一趟腿是難免的了。

此時已過早晨7點，陳其美和沈縵雲謝絕洋人們挽留在巡捕房用英式早餐的邀請，在一種達成諒解的和睦氣氛中，和布魯斯以及兩名印籍巡捕，一起離開中央巡捕房，前往中國通商銀行。

中國通商銀行座落在外灘路6號，從中央巡捕房沿福州路走過去，不過輕輕鬆鬆的30分鐘工夫。但是這天早晨，雲層暗淡，風從黃浦江面刮來，吹得他們胸前發冷。當他們從福州路轉向外灘路時，開始下雨了。雨滴，風聲，夾著都市早晨的喧鬧從四處捲來。戰爭在租界周邊剛剛停息，馬蹄聲，貨車聲，汽車喇叭聲，已在這個幾近百萬人口的都市一角此起彼伏。外灘，一邊是開埠以來不斷翻新的西洋建筑，具備文藝復興風格的對稱穩重，巴洛克的旋轉圖案，愛奧尼克立柱，黑白相間的大理石階石；一邊是黃浦江水荷托著巨輪，火輪，駁船，木帆船的潮漲潮落。

中國通商銀行大樓在1897年建成，真三層，假四層，因為第四層從外面看是五個尖頂，裡面並沒有真正的房間，一二層的窗戶是歌特色風格的花格子窗，三四層的窗戶是尖券形的。

陳其美，沈縵雲，布魯斯一行5人來到大樓前時，已經渾身打濕，綵綵頭發貼在前額和面頰四周，陳沈兩人的眼鏡片上挂滿水珠。在印度巡捕一陣費勁的敲打后，雕華大門上的一道小門打開，走出一個睡眼惺忪的葡萄牙職員。

布魯斯彬彬有理地上前，向職員解釋來意。革命黨已經和租界當局達成協議，保證不

會武力進入租界。所以，請轉告銀行高層，不用再擔心軍旅搔擾，放心開業。此外，這兩位革命黨貴客有一張存單要提現，請幫忙盡快辦理，以免影響貴行的聲譽。

“要提多少？”

沈縵雲背過身子擋住雨，從沒有沾濕的信封裡，抽出存單，交給職員。

“3萬兩？不行，鄙行銀庫裡沒有那麼多銀子。”

“老兄不要講笑話，上千萬身價的中國通商銀行會拿不出3萬銀子？”布魯斯拍拍葡萄牙人的肩膀。

“我對聖母起誓，兩天前，尊照成宣懷大人從日本發來的電報，我們已經把大部分銀子搬到匯豐銀行的銀庫去了。你們要銀子，憑成大人的電報，到匯豐銀行去要！”葡萄牙職員指指從他們站著的地方看得到匯豐銀行大門前那對銅獅子。銅獅子在雨淋下顯得異常光亮。

沈縵雲漲紅了臉問，“能不能請您陪我們跑一趟匯豐銀行？憑這張貨真價實的貴行存單，匯豐銀行一定買賬的。”

“除非有成大人的電報，我哪裡都不去！”說完，葡萄牙人轉身，走向小門，碰地關門。

“小人！真是小人！”沈縵雲低聲罵道。

都督陳其美的反應更為激烈。他扯住布魯斯濕透的警服袖管，爆發出一連串怒罵和詛咒。他眼鏡片上的雨珠和隨音量起伏的口水，同時濺在總督察布魯斯的鼻子上。

布魯斯以自己三腳貓的中文能力，大致聽懂了滬軍都督的抱怨。剛剛和領事團工部局達成協議，革命武裝不進入租界，換取允許革命黨在租界裡籌款，怎麼現在連兌現3萬銀子的銀行存單都辦不到？必須回福州路中央巡捕房找法磊斯他們討個說法才是。

想起法磊斯領事的兩面路線，布魯斯忍住沒吃上早餐的飢火，用生硬的中文勸說，“都督先生，匯豐銀行是英資銀行，通商銀行是華資銀行。租界裡解決這類華洋資產遭到

凍結的糾紛，通常請洋務律師出面申請解凍。如果，都督先生沒有熟悉的律師，工部局推薦您去找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

陳都督還想繼續罵人，卻被財政總長打圓場擋了下去。

“都督，我們可以去那家律師事務所試試。聽說那裡的容定律師就是捐出這張存單的中華共和建設會的法律顧問。”